

随笔

家乡的秋色

◇何伟宁(香港)

离开家乡银川远赴香港定居,迄今已有三十余载。家乡的秋色,宛如一片飘忽的云朵,时常伴随着我的思绪,飘至贺兰山上,萦绕黄河岸边。

受银川市委、市政府邀请,参加宁夏籍在外优秀人才“回故乡、建家乡”活动。在金秋十月,我回到了银川。伫立在银湖岸边,秋风乍起,一片片金黄色的树叶随风舞动,恰似秋的信使,在空中轻盈地打着旋儿,而后缓缓飘落。落叶仿若一只只蝴蝶,于风中绽放着最后的绚烂,最终投入大地的怀抱。望着漫天飞舞的金色,我心中的眷恋恰似涨潮的海水,思绪万千。

记忆中的家乡之秋,是一个满溢欢乐与丰收的时节。田野里,金黄的、沉甸甸的稻穗谦逊地低垂着头,在风中微微摇曳。田埂间,唐徕渠、秦渠、汉渠等纵横交错,还有那稻田边曾留下我捉鱼身影的小水渠。黄色的渠水潺潺流淌,夏秋之际,我常在唐徕渠中畅游,而后躺在渠边晒太阳,任由思绪飘荡,憧憬着未来。秋天,曾是儿时的欢乐天堂。我与小伙伴们卷起裤脚,眼睛紧紧盯着水中,一旦发现鱼儿的踪迹,便兴奋地伸手去抓,溅起的水花在阳光下闪烁着晶莹的光芒,那欢快的笑声仿佛仍在耳畔回响。

记得小时候,我犹如一只敏捷的小猴子,爬上果树,采摘果子。刚摘下的果子红灿灿的,好看又好吃。清晨,天刚蒙蒙亮,我

便来到西瓜地里摘西瓜。那西瓜透着大地的气息,冰凉冰凉,吃到嘴里,甜在心里。相信很多人未曾品尝过还连着瓜秧如此美味的西瓜。躺在地里的西瓜,圆滚滚的,我一眼便能分辨出那个条纹清晰便是熟透的瓜。一掌拍下,瓜汁水四溢,那甜蜜的味道瞬间弥漫在空气中。树上桃子粉扑扑的,杏子黄澄澄的,紫色的玫瑰香葡萄芬芳四溢,葡萄则如紫宝石一般,一串串地悬挂着。瓜果的飘香气息弥漫在空气中,那香甜的味道、饱满的汁水,皆是家乡秋的慷慨馈赠。夜晚降临,我会躺在院子里,仰望星空。那浩瀚的星空仿若一块巨大的幕布,繁星闪烁,神秘而美丽。在这星空下,我总能怀揣着无限的遐想。

如今,三十多年后的家乡之秋,又增添了别样的风采。数字技术在这里广泛应用,那金黄的田野

里,有智能的灌溉系统,精准地为每一株树苗提供水分;果园里,有先进的监测设备,时刻关注着果实的成长;就连那曾经宁静的小村庄,也拥有了数字化的社区管理,一切都变得更加便捷、高效。

我深深地呼吸着家乡的空气,那空气中既有深秋的干爽,又有丰收的香甜,更有一种现代化发展带来的蓬勃生机。我的脚步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缓缓移动,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回忆,每一个新的变化都令人惊喜。我愈发热爱自己的家乡,这份热爱,不再仅仅是对儿时回忆的缅怀,更是对家乡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敬佩与自豪。

家乡的秋,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既有岁月沉淀的古朴色彩,又有新时代描绘的绚烂光影。无论我走到哪里,这片土地永远是心中最柔软、最温暖的港湾。这,便是家乡的秋色。



秋日湖畔。李振文摄

有感

松弛感

◇李泱(宁夏银川)

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用“松弛感”来定义一个人高级的精神状态,它可以形容一个人外在的穿搭风格、气质妆容,也可以形容一个人处事的举重若轻、淡定舒展,看起来慵懒随意又有着天然去雕饰的审美。它是广东人穿着短裤人字拖去写字楼商谈合作项目的淡然,也是歌手朴树录制音乐节目现场叫停主持人要回家休息的坦诚,他们看似返璞归真、无视规则的行径,却呈现出一种做自己的真实,这是多少人想要拥有的生活方式,可未曾想过这份随意的背后所需跨越的沉重,并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

在“松弛感”之前还有个流行词叫“配得感”,在一个被微信群消息捆绑休息时间、看爱奇艺视频都要开二倍速的生存状态下,“松弛感”岂是人人都能拥有。古人智慧告诫我们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人们还未能享受片刻安乐,就已经开始为下次危机的到来准备预案。

长期以来我有种莫名体会,即每次有足够具体且较长的时间享受愉悦时,无论是瘫卧在家发呆刷刷,还是兴之所至的短途旅游,过后总有种“快乐羞耻感”,因为以上的活动虽说提供了情绪价值,但并没有让我获得任何进步,仍然在自己的舒适区驰骋,松弛感过后带来的是紧绷感——在你恣意松弛的时候,那些你视为参考坐标的人在做什么。当焦虑和紧绷成了本能,原本那些不值得焦虑的事也要找出来焦虑一下,一件事焦虑完了,就找点新的事让自己焦虑。有次聚餐时和友人交流近况,他笑着说,“人一旦密集经历连锁麻烦,解决解决都想笑了,什么是松弛感?我的松弛感就是把所有的麻烦解决完了开始坐椅子上笑怎么会出这么多状况”。

想起每次去理发店剪头,洗头时人家让我放松,放松松,把脑袋放下,别害怕,他用手托着呢。我心想,什么是放松,我脑子里老绷着一根弦。可还是会发现身边有些人与生俱来的“松弛感”,似乎我们行经的不是同一条轨道,我所历经的这些事于他们都能轻易面对,什么都不在乎,后来晓得生活中也是有天赋选手的。可对于更多的人来说,那些为了抵达目标,胼手胝足努力,汲汲营营攫取,苦心孤诣步履维艰的人是松弛不起来的,他们存活在一个无处不“卷”的时代,对他们而言,顺应本心的“卷”才是他们的松弛感。每天四十分钟的撸铁健身,休息日各个辅导班特种兵式鸡娃,夜晚时分孤灯考证,人们每天似乎只有过得忙碌充实,才能获得一夜安眠。是的,是会羡慕朋友圈里那些精装后的松弛感,但自己晓得,那已不是关于配不配得的问题,而是每个人面对不同的生存境遇如何去应对的现实考量。

听从自己的内心去生活,至于这够不够松弛,无所谓,是不是叫松弛感,也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当我们在既定轨道前行时,旷野的明月清风,耳旁的温情软语,所给我们坚定的前行力量,那片刻的人间值得,亦是我独享的配得感。

时光

又见柿子红

◇王海明(宁夏银川)

最初的记忆似乎是穿上了棉衣,树叶几乎落尽,我哭得涕泪横流,躺在尘土里撒泼打滚,只为要多吃一颗金黄、柔软、香甜无比的柿子——就是“柿子”两字也是第一次听说,感觉到此物是世间天下第一好吃,最最可口的食物了。

现在推算,那时应该是1962年的秋天。因为叔父分配工作是1962年的7月,他的心愿是一参加工作便要为他尽了“父亲”责任的哥哥——我的父亲治眼睛。1960年,我的父亲生病,身体持续发烧,后来,虽然侥幸保住了生命,但右眼因此失明。后来,叔父回忆说他当时未毕业就暗暗发誓:待自己挣钱了一定要治好哥哥的眼睛。于是,走上工作岗位后,刚攒了几个月工资的叔父又从单位预支了几个月工资,满怀希望地回到家,第二天就领着哥哥去了天

水市医院,要知道,当时在我们老家,人们生病了顶多就是去镇上看看,去趟县城已是全村人羡慕的大事,去天水市?一般人想都不敢想。可现实就是这样残酷:半夜起身走十几里山路等火车,又从火车站走到市医院,两头要步行几十里。然而,临了医生却告知弟兄俩:因视网神经烧坏,已没办法治了!这消息,不啻是晴天霹雳,让人无法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叔父蹲地上抱头痛哭,父亲也泪流满面。良久,倒是父亲扶起我叔父,挤出一丝笑容安慰他:“不是还有一只眼睛能看见吗?总比完全看不见强啊。”现在想来,当时弟兄俩抱头痛哭的原因还不止父亲的一只眼睛,因为,他们的弟弟,我的三叔,就是因为感冒发烧导致失明并永远离开了我们的,而他们必定也会想起早逝的父母,成长中

那些苦难的日子……

回程时,他们兄弟俩买了几斤柿子。亲戚众多,三分两分,到我手只吃了一个或半个,总之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好吃,滑溜溜、肉肉软软极香甜的味道,成为我人生最早的记忆,当然,自己撒泼打滚的情景也绝没忘记。现在,满大街都是水果,应有尽有,柿子只是其中一种,而且陕西、山西、河北产的都有,什么火晶、牛筋、水柿、磨盘等品种,只要你想吃,即时就能吃进口中,但却与记忆中的柿子有着截然不同的味道,怎么吃也吃不出那种香甜。也可能,没有吃到我家乡出产的柿子吧,或者只有家乡产的柿子才有那种甘甜?思索良久,只是在心中暗暗盘算,有机会了一定回趟老家,只为吃一次记忆中的柿子,为父亲失去的那只右眼,也为叔父的报恩流泪。